



流亡、記憶與缺席——

我讀米蘭昆德拉的《無知》



◎ 文字工作者／王乾任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捷克人。年青時曾當過工人、參加過爵士樂團，加入共產黨，後來又退出。米蘭昆德拉畢業於捷克的查理大學，年輕時文學才華就已經顯露，在詩、小說、戲劇、電影方面均有優異表現。

1975年，米蘭昆德拉移居法國，任大學教授。1987年成為角逐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作家。其成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即為電影《布拉格之春》，在全球各地放映時，均造成廣大迴響。米蘭昆德拉的作品每部都是重量級經典，如《生活在他方》、《可笑的愛》、《笑忘書》、《身分》、《雅克和他的主人》等，被譯成20多國文字，在全世界流通。

《無知》是米蘭昆德拉最新的小說。乍看書名《無知》，可能會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不知道米蘭昆德拉這本新書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膏藥？蘇格拉底認為，人會犯錯是因為無知。而昆德拉書中主人翁的無知，似乎是指主人翁想藉由「大回歸」，重新順利融入舊世界的無法契合，甚至在探尋過程中不斷犯錯的主要原因。

本書的故事軸線相當簡單易懂。說的是一對男女主角—伊蓮娜、約瑟夫流亡海外20年之後，各自懷抱不同的想法，企圖回歸祖國的過程中，和當初沒有離開的那些人的互動中不斷遭受的挫折與失望。尤有甚者，主人翁甚至開始懷疑自己過去的記憶、自我認同等正確性。而過去那些曾經和其共同相處過的親



無知
米蘭·昆德拉著
尉遲秀譯/皇冠
9204/200元
ISBN 9573319284
平裝

人、朋友、同學、初戀情人，也因為這20年的分隔，各自有了不同的人生經歷，不僅彼此遠離而且陌生。

流亡者和在地者是兩組相互不認識的對照組，他們各自過了20年的人生。流亡者換得了優渥的物質生活以及社會地位，留在祖國的人，歷經千辛萬苦也終於獲得自己的一片天空，雖然在物質上沒有流亡者那麼優渥，但他們卻擁有歷史詮釋權。

因為苦難而讓留在祖國的人擁有詮釋苦難的合法性，而原本以為會被歡呼迎接的流亡者，實際回到祖國時，卻成為被指摘的對象。

對彼此無知的雙方，彷彿圍城兩端的人。過去想走的走不了，不想走的反而走了。而如今，想回去的回不了，過去想走的，現在卻驕傲於過去的沒有離開。

過去想走的，現在卻因為走不了而產生的苦難記憶，獲得了歷史詮釋權的優位性。而過去走得掉並且在國外獲得優渥生活的流亡份子，卻因為對祖國記憶的空白與無知，從而消解了那些在國外所獲得的優渥生活經驗的任何實質意義，並且因為對祖國歷史發展的缺席的無知，而在大回歸之後無法獲得那種凱旋回歸的英雄式歡迎。換來的反而是原本早已熟悉沒



有這些流亡份子的本地人開始以苦難記憶所擁有的優位意識不斷挫折那些企圖大回歸的流亡份子。

記憶的歸屬，記憶的內容，記憶的形式，記憶的方式，在在影響著流亡者與在地者。

無論主人翁們過去因為什麼原因流亡到所謂的自由世界，但是，留在所謂鐵幕世界，努力求生存的人們，並不在意那些流亡份子返鄉之後的態度。他們利用這些流亡份子離開後的空白所產生的無知，讓這些成為原本無力逃出的人們的優勢。無知的對比，是了解知道無知與知之間成了一個道德化的判斷標準。因為我知道祖國過去20年來所有好的壞的發展狀況，每一個人的狀況、每一片土地的變化、每一個親人的生死、每一個歷史片段的建構，於是我比你們那些過去因各種原因離開這塊土地的人擁有更高的道德優越性與歷史詮釋權。

米蘭昆德拉以其慣常特殊的夾敘夾議手法，在小說的開頭花了很長的篇幅討論回歸的源流與意義。並且在故事進行的過程中，夾敘昆德拉一貫關心的議題—身分認同、流亡、愛情、生活。昆德拉在這看似荒謬的故事情節發展中，見證了人在歷史洪流中的無知，人在主流歷史中的無力感於不可抗拒。更藉由諸多反諷，提示了歷史的諷刺性。

米蘭昆德拉一生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又碰上德國占領捷克，捷克轉變成共產國家，爾後捷克又走向自由，最後又趨於幻滅。可謂歷經祖國的大起大落。而昆德拉的作品中在其小說架構布局、寫作技巧與詮釋手法、觀點上，均能夠超越抗議文學，深描、挖掘、探索社會黑暗的表層，深入角色的內在意識活動，輔以宛若音樂詩篇章般的文字緩緩道出，看不出絲怨氣。政治、女人、愛情和性常是昆德拉筆下的主題。或者說，米蘭昆德拉擅長以政治、

女人、愛情與性來呈現他所想表達的世界！

昆德拉小說中的人，是無力而且似乎也不想改變歷史發展進程，甚至連奪取歷史詮釋權也懶。他們雖然十分在意歷史的被詮釋方法，但卻因為個人諸多原因而放棄辯駁，默默承受歷史的洪流。

流亡與復歸，一直是西方神話的核心主軸，而昆德拉不愧為昆德拉，始終沒有在文本中為流亡者與回歸，乃至彼此因無知所造成的誤解提出什麼突破性的進展。昆德拉只是靜靜的讓男女主角相遇，激情纏綿，在一場場空洞而又清楚的身體接觸之後，各自回返生活世界。彷彿一切沒有發生過。流亡者彷彿沒有經歷過大回歸，而祖國的人們彷彿也沒接待過這些回歸的流亡者。

他們都亟愈否認這令人無法安置的焦慮，於是便藉由回歸生活慣習來逃避。只是那一場場的接見，那一場場重新對記憶的解構與建構，那一場場的不其然相遇，那些誇富宴般的奢華所換得的羞辱，乃至那一場場的性愛激情，真的可以讓所有的人順利再重新回歸嗎，似乎不可能？

然而，《無知》中的昆德拉又是怎樣的一個狀態？高度良知與其所伴隨的苦澀，又有誰可以因為逃回生活世界的例行化生活而避免？

西方文學從古希臘開始，對於流亡者的回返，總是詛咒大於祝福，看看伊底帕斯看似擁有一切，但卻弑父娶母，難道不也建基在因流亡而造成的無知之上嗎？而本書中不斷挫敗「偉大的回歸」中的所有人，包括主角與接見他們的人，要如何面對這個反諷似的返鄉神話？

本書在某種程度上，算得上是作者自述其流亡生涯的剖析，箇中奧妙與反思，全藏在書中夾敘夾議的文字鋪陳之中，也可以看出他對流亡與復歸的無奈和豁達吧！

18-N